

19秋UC Berkeley交流小结

2020-10-29 16:38:12

一百六十天寻梦环游

——2019秋 UC Berkeley交流小结 再一次回忆这段旅程的时候，

2020已经只剩最后两个多月了，从2019年八月初踏上往旧金山的航班至今，生活就像被重新裁剪了几番，包裹起一切新奇和平静、荒诞和感动的情绪。刚到伯克利的时候是盛夏。加州盛产阳光和调色的天空，在夏天尤其如此。伯克利的街道十分规整，横平竖直，夏天的太阳总是在同一个街口落下，但晚霞却可以有一百种。申请UCEAP项目时，其实并没有想到能够分到UCB，中文系往年几乎没有伯克利的名额，因此在这个小镇的四个月对我来说算是意外之喜。交流前后都有很多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，“为什么中文系还要去交流啊（笑）”，“去学学英语（我也笑）”。其实UCB对我来说算是个从进入专业学习开始就数有耳闻“目睹”的治学“圣地”了，Berkeley一词在教材文献里出现频率奇高，很多专业领域的学者都有在伯克利求学或访问的经历，伯克利的语言学专业有很好的基础，一直排名前列。当然，交流嘛，学习和生活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，因此我是带着

对全新生活的憧憬和一台照相机落了地，这张存储卡装满的时候，就该踏上归程了。



到了伯克利才意识到，UCB的校园几乎就占据了这座小城的一半，剩下的是民宅、银行、超市、书店和一条街上就有三四家的药房...这座城本身就是一个颇为形象的譬喻，一张平静的网里兜住了一半理想和一半琐碎，有时候理想是痛苦的，而琐碎是幸福的。第一次去逛校园还是受一位正在上暑课的朋友之邀，当时离秋季迎新开始还有几天，校园里已经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滑板——借滑板在起起落落的坡地上飞速前进的同学们简直是伯克利一景。校园几乎可以用“山林村野”来形容，不仅依山而建，还有很多小路和溪涧，竟然能找到离开多年的浙北竹林的感觉。最大的图书馆是Doe，庄严堂皇，一旁的Moffitt相比之下就像一堆没有完工的水泥墙体。当时并没想到，这个不起眼的小图书馆是我在伯克利停留最久的地方，坐在Moffitt三楼的大玻璃前还可以看到Doe前大草坪上每周固定时间训练“魁地奇”的队伍（确实就夹着扫把）。伯克利有三座主图书馆，另外一座是C.V.Starr，通常叫做East Asian，藏有大量东亚书籍。我记得二层的夹层有一块语言学的地盘，靠墙的一排架子上是汉语语法、音韵、方言系列（也有不少我校老师的著作hhh）。EA的座位紧缺，但氛围很好，书架那里灯不太亮，有时候做完作业而白天还没结束的时候，我就坐在靠墙的有光亮的地上读文献，可惜后来秋冬夜长，也就不得不放弃。



四个月的学习生活称得上“致密”，所涉范围不广但很细致紧凑，环环相扣。我选的课程不多，只有三门大课加一门旁听，外加每周两节discussion和一项supervised study。去之前就听说了伯克利学习压力之大，抱着“惜时”更要“惜命”的想法，没敢给自己塞太多课程，一个学期反而过得平稳充实。一门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，是伯克利一直以来开设的经典课程，除了Campbell的教材还有很多经典论文和实验的补充，每周都有一些“有挑战性的”作业。这应该是我一开始觉得最吃力的一门，因为没有在英语环境中学习过导论，陌生的专业术语极多，所以前几周几乎都是在上课查单词下课背词典中度过的（郑重感谢两年前送给我The Dictionar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一书的学姐并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哈哈）。还有一门专业课是Formal Semantics，也是讲座和讨论课配合，每周有文献和作业。授课的老师有在泰国成长的经历，对泰语和临近的语言，尤其是声调语言很感兴趣，课上的一句汉语的例子会让我和同去上课的中国同学兴奋半天。一学期下来，在两门课上几乎把世界各地主要的民族语言听了个遍，也算没有愧对“语言学”的名号了。另外一门课是基础拉丁语，每周四节课，每天固定时间。学习语言课程的时候颇有一种回到中学的感觉，每天都在紧张课前的默写，下了课就赶紧跑到Moffitt做作业。还有机会碰到授课老师的话，我应该不会忘记“Salve, magister!”另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是Prof. Alexander，我参与的Supervised study的指导老师，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并不复杂，但教授仍然坚持每两周开一次组会，讲几十年前的田野调查经历，讲语言数据库的技术难点，讲田野调查工作的起起落落，讲她热爱的斯拉夫语言，询问我们的意见和想法。临别的时候，她把尚未出版的调查稿件赠予我们，请我们一起到学校旁一家老式餐厅聚餐，她对我说“因为你要离开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一次这里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聚会讨论问题的地方，来了这里才是来了伯克利。”现在我真的把稿件放在床头的书架上（哈哈），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进展顺利。



我和朋友开玩笑说，去了伯克利，才感觉是二十年来第一次真正开始生活。当然不是说伯克利的生活环境更好，那里生活的便利程度远远不及国内，遑论归属感。而是离开舒适区远赴海外的我，第一次真正开始操持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从这个意义上，伯克利的生活在飞机落地前几个月就开始了，办签证、打疫苗、找房子、办电话卡，一切的琐碎都是必然的体验。我们同去的四个人（还好有她们）在Str. Delaware拥有了一间小房子，邻居来自世界各地，隔壁的房子有一座露台，夜间时有笑语声，后院的树一直伸到我们房间的窗前，枝影间常常能看见窜跃的松鼠。每天早上去上学的路线是固定的，八点多会路过一家咖啡店，冬天早起喝咖啡看报纸的老人就坐在铺满雾气的玻璃后，有人开门的时候有浓郁的咖啡味。走进校园之后就爬坡，正好迎着太阳。傍晚则时常给人惊喜，从学校出来可以恰好看见坡路尽头的落日，而从我们的小房子向外看，每个黄昏的天空都有不同的色彩。生活的丰富还来自于节庆和仪式和日常的狂欢。在美国过的第一个节日是中秋，和朋友们约着去爬伯克利后山，从Big C可以看到一整个校园和远处的旧金山（虽然根本没有看到月亮...）。社区里会有某个周末的下午专属于街头的音乐会，台上的表演者可能说着并不标准的英语，台下有人搬小板凳，有人开始跳舞。而万圣节和圣诞节，几乎是贯穿整个秋天和冬天的主题。



当然，美好不是全部。危险、不确定、误解等等负向事物的存在也是真实的。首先是自然环境，在迎新典礼上我就听说了体育场正下方有一条巨大的地裂，伯克利也碰巧正处在地壳活动带上，果不其然，在某个漆黑的夜里，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地震.....我们匆匆跑出门查看情况的时候却发现邻居们正不慌不忙在家做饭，后来我意识到，这场地震的震感可能在我爸妈那里比在我的邻居们那里更为强烈。短短四个月，除了地震，还有大风、疑似的山火和两次大停电。做好心理和物资准备就没有问题。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自然的不可抗力。我们抵达美国的时候恰是贸易战的风口浪尖，美元飞涨，签证受限。香港问题也在发酵，伯克利的宣传栏里总是有不少相关的资料。一些美国同学会来问我对有关问题的看法，因为我是中国人。我很感激他们愿意选择沟通，也让我听到他们的声音。善意和沟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不沟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误解甚至歧视也是存在，从家到学校的主干道上有很多流浪者，其中对外来者，尤其对亚裔留学生有辱骂、威胁行为的不乏其例。今年上半年疫情蔓延的时候，还在伯克利的朋友们也告诉我，在街头甚至校园中戴口罩仍然会引来颇有歧视意味的批评。伯克利是一个融合度很高、包容性很强的地方，校园里没有任何一类人是占主导地位的，所有人都被鼓励代表自己，哪怕所说的英语并不标准，也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和义务。但即便如此，在“平等”这一项上达成意见的统一依然困难至极，特殊时期这一感受就尤为强烈。能够在这个时期有一段交流的经历，在我个人看来也是幸运非常，在成长的维度上，曲折的价值总是大过顺遂的。



对交流生活的另一个期待当然是在陌生土地上的旅行。我和爱折腾的朋友们，把旅行的目的地从学校后山一步一步扩展到伯克利海边公园，到另一个城镇Fremont，到接近内华达州的Lake Tahoe，再到...墨西哥。去墨西哥是在感恩节，虽然已经十一月，但那里温暖如春天，万圣节的装饰已经看不到了，但瓜纳华托还是一样令人惊喜。墨西哥的英语覆盖率不高，多数时候都只能用西语交流，可喜

的是我们用练习时长一周半的蹩脚西班牙语，竟也能和当地人达成沟通。最后一天打Uber去市中心，司机听说我们是中国人，显得十分激动，指着集市上堆满的箱子盒子，用最简单的词汇说，“你看到吗？这些，所有这些都来自中国，箱子上写了！”旅程中总有来自不同人、不同事物的触动。



回国的航线跨过北冰洋，我指着地图画这半年经过的地方，弧线和弧线连成一张网，最后回到原点。下飞机以后刷到我妈发的朋友圈，据她后来说，她是用日历一天天数了我离开家的时间，总共158天，这就是文题的由来。想起在Lake Tahoe的出租车里看到的满月，那是真正的“月映万川”，深夜里湖光山影一色，绵延很远，天上一个月亮和水里荡漾的一个半，那时突然有点感动，觉得海上固然生明月，天涯未必共此时。看到“158天”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那个晚上的“月映万川”。这就是一段生活能够带来的千丝万缕的“意义”，说得多了，祝愿每个人拥抱自己的生活。